

# 淇園文集

十一



			二六	和
		一〇	四〇	書
		二五	〇	門
一八	冊	架	函	類

庫	文	閣	內	
二六	函		二六	和
八	架	一八	三四	書
		冊	〇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340
冊數	18 (15)
函號	206 14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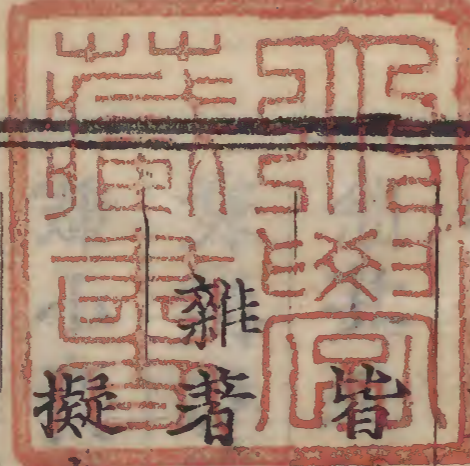


淇園文集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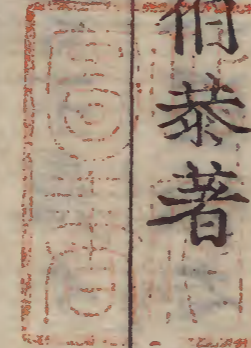
川愿伯恭著  
男允校

浚澱水上疏

夫攝大阪其地據海陸運輸之便宜居萬貨  
轉易之樞區寔為關西第一大都會而諸國  
米穀並皆視於此地價之高下則諸國民俗  
之盛衰固當與大阪之盛衰相因關焉然而



雜著



淇園文集卷十二



大坂利便之所專要其最在澱水而澱水一  
帶歲益爲土砂堙淤海船載米者近來不能  
入於海門其勢不得不入於兵庫至如水涸  
之時其水本道及東西港無船路可通雖輸  
載小舟往往或致數日之濡滯此或致大坂  
衰微之漸不可不慮今 縣官時時命浚  
除其土砂然其壅淤之害原自上流而晝夜  
無息則其事亦唯不過是爲一朝一夕之防

者也已

一水道堙淤日甚一日而川身增高沿岸諸  
村田疇溝澮皆亦爲淤過其下濕之地除旱  
年之外土不得生毛澱城伏見人家遇水漲  
或及於床上農工商三民皆常有魚腹之  
虞  
一臣嘗竊觀水道所由諸村患水者甚多而  
私心欲待時上言防砂浚川之便宜者有年



矣是以凡諸山溪澗之流委其尾於木津水  
澗水者臣嘗深留心焉乃率皆或親討或審  
叩以具識之凡其砂土墮阨之山或夏秋雨  
頽或冬春凍坼其山層不復能含潤是以又  
不能生草木乃致其阨墮滋廣而砂漲益多  
此為二水致壅淤之原如未知用嚴防於此  
者雖浚之於其末必鮮有其益矣防之之術  
莫如用米苞草席若莎土柴柵以障遏之令

其土因得含雨露之潤澤而時撒之以粟稗  
及得鳥雀來啄之則其糞濕自能滋養其粟  
稗使發生又或得雜生小木則可以永絕墮  
阨之患矣

一防沙墮之術所宜施用者其地非一而功  
涉數州其事勢廣大似非易措置者然誠令  
臣得撰擇良鋤之夫數人以備手足之用如  
家僕奴而日夜與之俱巡視於其地方而其



事之如於家園之山者則庶幾二年必奏其  
成效爾後就浚川之功又凡澱木津二水下  
水之船皆授以長五七尺之鐵鎖而懸之於  
其舟尾水中以使之拖曳行其水中之砂爲  
其鎖動搖蕩起而流水導之自不得不趨走  
於下流於是時令於大阪水道大聚夫力務  
用浚除之工則度五年必可得見川身低卑  
則海門可以除艱濟之患前澱水沿岸諸處

田溝絕於過之害又以得豐穰澱城伏見之  
民可以免有魚腹之虞矣  
一每歲四時雨大則沙陀之山水即時漲溢  
其水必害物甚多又難防制如草木繁植之  
山則雨水集合以爲其草木之根土所含持  
然後以漸漲出加又無砂漲是以其水不高  
其害甚少由是推之防潰得效浚川有功雖  
遇大雨水漲而下民昏墊之患必當得救其



十九矣

一防墮浚川所用雜費銀其數固難預量而空度億計不無過不及之差然今料其緊峇條列于左

其本初年

一銀壹貫貳百錢 水畔或山邊度便宜設草舍二三所而限年之間當以宿止于其處而此為其建設之費

一同六貫錢 草苞五萬枚價

一同三貫八百錢 混柱及柵竹粟稗價

一同七貫七百錢 每日雇夫三千人價

一同九百錢 一年間諸雜費

第二年

一銀拾八貫四百錢 同前但除設草舍費

一兩年費總銀三拾八貫錢此係至墮破功

完日諸雜費積數



第三年

一銀貳拾貫錢 浚川雜費是年當就此係防隕功已完後浚川雜費是年當就澆水左右卑濕之地用浚治之功而其川身之高卑及用夫費數並當以此取實驗然後得定言其實確之數如其所浚出之土砂當須令其卑濕地民收去蓋用此築高其田土又為一大利益也

第四年

一銀七十貫錢 浚川雜費 澆水自其木津水分口之處以南百町許當須特犁去其砂令川身卑則宇治水木津水土砂必當得盡 流趨集於此低窪如因稍致高起旋復浚治則澆城伏見之民可免有水難之患矣

第五年



一銀四拾貫錢 自枚方以南六七拾町許

浚治費

一銀百八拾貫錢 大阪自網島至兩海門

處之港路分役沿岸民戶浚治雜費

大阪兩海門當須分命衆船戶及沿水兩

岸民戶計地尺分數授之工役各給賜以

其浚治之費若遇土沙不時漲起若水勢

涸減之時隨便自令浚治則諸民戶必當

感悅趨役縱其民戶所費或出於官賜之

外度必自度後日之利靡不各自用其力

焉矣

一銀四拾貫錢 前年用浚工之處或遇沙

漲湮平之時用此為其再浚之用費

一浚水工大其用夫當至萬數非臣一人所

能指揮如許施行之時臣身當就卑濕地村

戶長老說明其利害則彼得知已後可以免



水難且望此浚治積年始得遂願必當悅趨  
其役臣欲得是悅趨之民各分賦以入夫幾  
名船幾隻共輔成其事則用夫雖衆必當得  
其無怠偷者焉  
一右所條列五年間雜費總銀三百八拾八  
貫錢者見其防噴浚治功成利見之後臣欲  
與大阪三鄉及沿水諸村民相議令其各應  
分限年出銀以償其所費然如未見其成功

之前彼其或懷疑不服是以臣願請先借  
公庫以供其費用如或無有所妨則  
上命大阪三鄉及沿水諸村民分賦出其費  
可也願賜裁斷如以得求除噴沙之弊以得  
浚治之功則鴻大恩惠之所及而萬民被  
其慶者其豈可限量乎臣今年五十六歲欲  
無能而以及倘或蒙採納則所謂死且不朽  
豈敢不勵力乎且臣此書所言或有貪冒欺



上之弊乎願處以極刑又凡所條列費用銀  
亦當分額言上願分日給賜臣當詳載以上  
其籍簿而其使用出費之特並請賜吏鑒澄  
臣不勝惶懼屏營之至

山城紀伊郡東九條村處士山梨勘佐

讀臧志

大府醫官橘法眼從予游吾素聞其先人東  
洋君著臧志久矣因乞借觀閱君蓋嘗驗以

其治以爲今所傳黃帝岐伯之書率非其真  
又意其論內景臧府部位必多誕僞甲戌歲  
京城有斬刑者因丐其屍解剖以觀其真彼  
所言果皆妄於是作之圖志云夫人身生疾  
雖其名千百異而皆靡不本乎其血氣之變  
動血氣之變動又靡不本乎其臟府陰陽分  
數圖志出而後臟府陰陽分數定矣則疾雖  
千百異名而其血氣之變動皆可得推而知



洪園文集卷之十一  
之矣嗚呼其嘉惠後世其功豈淺鮮乎余因  
按圖據志揆之陰陽曰凡人身左為陽右為  
陰前為陽後為陰左肺臟一右肺臟二肝臟  
一者按圖如兩囊累垂者夫易言數一為陽  
二為陰今觀其右物皆二左物皆一豈非左  
陽右陰之證邪食道右逆以屬胃夫有竅以  
受水穀謂陽而能之乎氣道在前食道在後  
豈非前陽後陰之證邪且食道由心背通于

胃也胃府下口之回曲向後也肛門之在後  
也謂陽而有之乎心之竅者其下塞肝之系  
者其下斷膀胱之竅者其上絕是數之奇者  
也謂陰而有之乎但肝膽耦於面脾奇於背  
此又所謂陰中抱陽陽中含陰者也更細論  
之萬以上為上焦胃為中焦腸為下焦上焦  
則肺二在上焦後心一在上焦前而陰陽相  
得焉肝膽二在中焦前而位於上脾一在中



焦後而位於下而陰陽相得焉而視上焦陰陽則前後反矣賢兩枚而在下焦後上膀胱一在下焦前下而陰陽相得焉而視中焦陰陽則前後復反矣夫三焦皆陰上陽下者豈亦水火既濟之義與三焦前後相反豈亦六爻變動之象與胃一曲而腸多曲是爲上陽而下陰是以爻象有變動以尚其上而以濟三材之道也夫易說卦曰聖人南嚮以治據

此則前陽後陰古固言之矣又曰震東方之卦也兌正秋據此則左陽右陰古固言之矣且天道升於東而降於西食道之右逸豈非西降之象乎胃口轉於左豈非水泉東流之象乎凡此數者莫往而不合天地與陰陽抑亦天人合一之左契也過此以往幽微精奧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亦夫斥義塾燕樂檄



原夫清樂發於周房中之遺音古者被之琴瑟節之鐘鼓詠以關雎鵲巢之章句教以淑女君子之情性雖然周衰道壞大綱離而正紀弛徒有黃鐘太呂之鏗鏘笙簧管籥之啁啾而樂不足以謂之樂而供貴驕聲色之具而已於是有所閑惰之公子逸遊之貴介日玩其根和之曲調而不止月娛其迭奏之宮商而無廢或文以繁華之響或鼓以促急之拊

是以七絃之所以始其本者既已亡逸五調之所以制其音者又且雜訛乃陳隋之淫主益演其歌奏而開天之暗君殊好之聲律梨園之軟舞太液之檀板嗟呼又衰矣豈復謂之猶有三代清樂之遺調哉矧踰海而東漸異世而今存俗殊而歌亡國遠而譜殘者乎但比諸絃磬稍近於雅列之廊廟頗可於聽耳非君子之所靡費其月日也雖曰君子無



故琴瑟不去身然彼已漸卑而俗醜者耳今  
有義塾之生徒始負笈去鄉固志飽學而歸  
講書從業蓋聞古樂而慕於是有過淫夫燕  
樂而廢其正業誤引夫訛音而據其古義弄  
笛擷簫持笙鼓鉦游蕩放散而不回流沉漫  
靡而無收詩云誰詭我美心焉忉忉者也今  
將破笛壞簫擢笙管摘銅簧摧破金鉦剖裂  
鞞鼓以挽夫諸生之狂惑者於是戒夫諸般

樂器曰笛興西菴箏起北狄匏雖傳古物既  
易鉦雖存舊用亦乖羯之糴臭又何言雖欲  
興樂吾將取舍去此去此無鼓誘我英才而  
陷夫浮游之惡流門入又謂樂在法此言  
文右一篇出于一時漫艸俟他日改作  
道德辯  
大哉道貫乎三材而運行不息神乎藏乎民  
之日用而見於隱微昔者聖人作而萬物睹



於是分而命之合而總之以著而立之教於是乎民得學以成其德矣三代邈遠而先王之迹湮沒矣孔子修六經以傳之後世而其文亦殘缺矣難乎當今之世論古之道也蓋自七十子爲夫子門人及離散分居其言之不能一況世相距數千百載而下者乎惡能得不疑貳紛惑乎昔者大道壞而處士橫議當周之末世有老子蓋隱居放言卑仁義而

尚道德然其文簡其旨遠胡有瞿曇氏其言無慮數百萬其旨大抵以神離死生而以合天地爲要極博大閎深而往往雜以譎奇恠誕之說歷世數百載其書傳入于漢二氏者蓋優於揚墨是以自當時人傳稱其道不倦云而世儒浮誇希譽者以博覽爲務耻不知人所能知是以往夕亦習二氏之書久之其道紛淆其智蒙焉竟以爲夫二氏何嘗殊途



要其旨歸一耳嗟乎甚矣惑也請辯其所以  
相異者夫儒者以脩己安人爲務彼二氏或  
願出世間或身就隱間其趣相異譬猶冰炭  
安有異趣而同歸者耶至如其言有相類者  
此譬猶自胡之越自越之胡所由途適同也  
耳即使躡其迹而從之其志於南者必北志  
於北者必南且古人不有言乎其本亂而末  
治者未之有也如今以二氏之言合之儒者

之道可不謂之亂乎且假使夫惑二氏之儒  
以訓其徒其徒一以其道卒去爲僧一以其  
道卒去爲老則其師亦以此爲美行乎一以  
其道不顧父母之養一以其道卑仁義如禽  
獸行是亦皆奉二氏之教也其師亦以此爲  
善學乎夫已不專信於聖人之經以謂未盡  
於道也旁求二氏以學之矣則能防其弟子  
令不爲疑之於其師而遂流於二氏哉故曰



惡似而非者惡紫之奪朱者此之謂也或曰  
昔者吳起出曾子之門李斯起荀卿之學以  
此觀之其弟子流之異學豈可責之其師乎  
曰不然堯之民殺人非堯之罪也桀之民殺  
人桀之罪也何乎堯未嘗以殺人教其民而  
桀乃常以凶暴率其民也昔者楊朱墨翟亦  
未嘗不言仁義而孟子辭而闢之以爲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

仁義也又曰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苟  
異其道雖言仁義者孟子距之况卑仁義者  
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老子乃以爲  
大道廢有仁義孔子曰力行近乎仁中庸曰  
勉強行之而老子以爲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要  
老子之旨其意蓋以爲人性自有其道獨所



患嗜欲害之是以不得行寡慾少私則消存  
乎其中矣故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  
義民復孝慈此殊大有不然者請試論之夫  
道譬猶火也山木相戛軋金石相觸擊而火  
發於其間矣道譬猶波也風水相激而波興  
於其際矣言物相交而變動道於是乃見見  
而不已則道於是乃行是故譬猶水也日奔  
流以趨下是以不腐也譬猶戶樞日含牝以

動之是以不蠹也今乃不持而盈之不揣而  
銳之而以謂道存矣吾恐其不腐水則蠹樞  
也寡慾少私則可雖然凡人之心不念遠則  
念邇不念彼則念此無時而不念於物者矣  
是故無物以易之則慾亦不可得寡私亦不  
可得少詩云綠兮衣兮綠衣黃裡心之憂矣  
曷維其已又云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  
人俾無訖兮不思古人則其憂終不得已也



故曰操則存舍則亡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  
門或曰老子寡欲少私亦以其道與德也道  
德大於仁義矣彼蓋不弊乎仁義也已予  
曰然則此亦過矣夫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  
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未有不積不聚而能  
成其高大者也詩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  
廛兮稼穡譬仁義也三百廛譬道德也是故  
有仁義謂之有道得于仁義謂之有德棄仁

義而道德存焉者妄言也已詩云我孔艱矣  
式禮莫愆此言以禮則仁義存焉從孔艱則  
仁義亡焉未有亡仁義而其道德存焉者也  
故曰造次必於此顛沛必於此詩云節彼南  
山維石巖々有石巖々而以成南山之節無  
石巖々則無南山矣或曰子知其一未知其  
二孔子嘗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孔子欲無言也與老子絕仁義同者也且易



乾坤言易簡與老子絕仁義同者也子曰此所謂從其同者觀之者也蓋姑從其異者觀之昔者堯治天下舉賢任人其禮樂刑政之典大定矣是以舜受堯禪官不易守政不改憲垂拱無爲而治化隆矣使舜生當於政弊民困之世豈尚無爲乎詩云有兔爰々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吡則安得已乎治之原隰正之疆界

播藝之生殖之糞之沃之去稂除莠殺之螟螣及蠹賊然後穀可得食焉定之居廬分之尊卑教令之誘勸之威之懷之去邪除慝刑之凶頑及奸宄然後民可得理焉是故野生之穀不足以充飢也不教之民不可以令戰也爲之君上爲之師長安可以無爲焉哉詩云鷦鷯鷦鷯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教法不備則民將休其血氣



卒陷死亡也又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言文教明脩  
乎上則民慎於下也由此觀之名教之設於  
治民也安可以廢乎且道不自明者也必待  
其人而後行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士  
也者將任其道而行之者也子曰君子哉蘧  
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夫  
卷而懷之者將待夫出而展之者也是故禮

士三月無君則弔孔子皇皇乎周遊天下以  
見七十二君子路曰不仕無義又曰君子之  
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亦未  
嘗有欲以身就閒隱也是故君子之於道也  
欲躬行以明之窮則變之變則通之君子體  
其道自強不息故易稱於乾曰簡言任之不  
貳也故君子之道亦仁義也已是故所謂易  
簡者非老子無爲之謂也孔子脩六經之文



以明先王之要道使學者率由焉故曰興乎  
詩立乎禮成乎樂文有條理學足以辯也教  
有先後順足以造也故曰吾欲無言也詩云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訐謨定命遠猶辰告敬  
慎威儀維民之則又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蓋民唯可觀之行則孚感以化也故曰天何  
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老子絕仁義之  
謂也或曰老子所言絕仁義非真絕仁義也

仁義爲小道德爲大言道德則仁義該焉蓋  
以振其綱也而恐人猶拘滯于一隅故言絕  
仁義非真絕仁義也予曰吁如子之言老子  
猶非達道者夫都盧緣竿而迅於猿猴郢人  
運斤白堊不遺積習之漸以臻其妙者也妙  
可學而自至未可言而以傳者也棄仁義而  
以求造道此何異不緣梯階而以求躋堂樓  
也或曰子未得所言之旨也老子棄其名而



洪園文集 卷之十  
有其實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蓋據道之樞要任勢之自然是以雖不自勉  
而物來必應是以無施而不合其仁無置而  
不中其義者也予曰吁此在中庸曰誠者天  
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  
執之者也今老子豈謂人不學而可以與聖  
人比哉所謂雖不自勉而物來必應者又安

望之於常人且夫物不辨則智闇智闇則不  
著不著則不明不明則未可以動故冥然而  
動自與仁義合者不愚即狂者之言聖人務  
辨名物名察物驗然後智與之應於是可得  
施之行事之實老子其心無由其察則吾未  
之知也苟必由其察則名安棄之世之事脩  
養者往々喜稱老子之言然則老子蓋亦懼  
曇氏之流與宜矣其與孔子之道不合也世



儒紛淆以同之豈不謬惑之甚乎嗚乎所習  
之不慎也所擇之不審也其賊德害道曷可  
勝言哉曷可勝言哉

書

答龜山源子求論天象變異書

承問七月二十八日夜天象變異實為近古  
罕聞之事然如來書只言赤氣者恐其欠詳  
如此間所見則夜戌尅北方先有氣色如赭

須臾彌漫東西中有白氣數百道森々上衝  
皆頭尾尖銳而其色乍濃乍淡參差隱顯不  
定而其長者有及紫宮垣外者丑尅漸皆移  
進至中天則色亦漸微而消散度雖在龜藩  
地方所見者必亦如茲所記者至如論其徵  
應及辨其吉凶其未能為之臆斷焉大抵古  
史籍所載言赤氣者頗多而其類亦又不一  
有曰有聲者晉惠帝永興元年十二月壬寅



夜有赤氣亘天砰隱有聲梁武帝天監十年  
丙申天西北隆隆有聲赤氣下至地者即是  
也有曰夜見者晉惠帝永興元年之外尚有  
愍帝建興元年十月己巳夜齊後主天統三  
年五月戊寅夜唐肅宗寶應元年八月夜德  
宗貞元十二年九月癸卯夜敬宗寶曆元年  
十二月乙酉夜文宗大和元年六月乙卯夜  
僖宗中和二年七月丙午夜皆赤氣以夜見

者也有曰西北方者天監十年所見之外尚  
有晉建興元年十月北齊天統三年五月  
及十月景午唐寶曆元年十二月大和元年  
六月乙卯中和二年七月丙午皆其見於西  
北方者也有曰北方者晉永興二年十月丁  
丑唐德宗貞元十二年九月癸卯文宗大和  
元年四月庚戌二年閏三月乙卯皆其見於  
北方者也而言見於他方位者僅止漢永始



二年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々如樹之一事而按此其爲狀乃俗間所傳火柱者之類與他所言赤氣者不同則赤氣如霧之所見率皆不於北方即必西北方是故其見之於北方西北隅者雖固屬變異而是猶得其常者也而其重疊累見者莫多於唐文宗之世大和元年四月六月八月二年閏三月蓋自漢至唐未有甚此者就中

如曰四月庚戌北方有赤氣中有數白氣間之乃其變異之象亦絕類前日所見者加之今歲大旱自五月晦至今八月僅一二雨京畿河乾井涸燭曠蒲野而按文宗此年又曰夏京畿河中同州大旱則雖其前後不同而其歲氣亦絕與相類似矣據此觀之前日變異其必亦亢旱之沴於天象者也但如文宗之世唐運已屬將衰之會而如今日乃



聖明當御天下隆盛豈可同日而論哉某竊謂今日其猶堯九年之洪水湯十年之旱乎言雖有聖人撫運而亦莫如天時之水旱何也蓋人事之興廢理亂非陰陽沴氣之所關蓋政教備舉而財用殷富則衆庶由此以乂安理失其本末則雖祥瑞日臻而天下將顛而覆矣苟理不失其本末則雖災異日至而天下正居泰山之安矣漢儒言道昧之本末

喜言五行而強論徵應往々附會穿鑿雖或託之以進譏諷而其弊必信於巫祝祈禳矣若此將何益乎且漢儒所推徵多本之周禮眡侵氏十輝十曰想之占法所謂青饑赤兵白喪黑憂黃熟者是也使漢儒占前日之變異則必曰兵且喪然此其爲說甚膚淺矣先王之禮二至書雲物而藏之亦唯以其難懸測而知者也欲令後世比類以定其古法故



每書以藏之安有想像臆決之法乎夫周禮  
之爲質作前賢已多斥之則今其說之不足  
採用固已不竢辨然人之好奇或一見機祥  
動輒引周禮以爲口實則某恐人尚或有以  
夫妖妄矯誣之談以進之者是以今不得不  
更廣徵之古事而類推以發其義也若論其  
必見於北方則赤氣乃陽炎之耀映也陽炎  
本於日氣日氣有餘則陽有滯伏滯伏則必

於北方餘三方乃其所往來流通之街衢也  
若論其間白氣者乃隋志候氣之法曰凡氣  
初出似甌上氣勃々上升氣積爲霧霧爲陰  
陰氣結爲虹蜺暈珥之屬據此白氣猶虹蜺  
陰氣也且前夜所見先見赤氣後見白氣間  
之意其必南又有伏陰而遇陽炎之將動故  
亦感起以與之應也陰陽水火所必相配合  
者也某竊意不踰月或北方得風雨則其伏



結者解散乎蓋其象已兆故也雖然天事之  
難知未可以此遽斷其必然也亦唯在於在  
上君子敬畏以戒慎其身過此已往非某不  
倭之所能知者也八月四日某拜四日晴時南方

無雲北方雲  
彌漫而雨

### 復中島耕夫書

前致鄙札懇請為拙著唐詩通解賜題一言  
昨乃辱賜手答薰盥披讀其書首所言辭旨

似不拒所請者某喜可知也既及細讀乃又  
見告頃有一吏人來足下所而誹通解之書  
假名龜山藏板之事而足下然以某不宜有  
是假託之事云云足下乃以其有嫌於是欲  
令某去其假託之名至乃以取物論於嫌疑之  
間其規誨嗟呼非足下忠直誰肯為某盡言  
至若此者某豈不深拜嘉但某之為此亦有  
深衷非世紊人者所知也蓋某自少讀六經



論孟等書大抵其名以篇者並皆無不有其  
上下通貫以成一篇之旨而後世註家徒  
誤解斷裂破碎則篇皆不能成篇某心憤思  
竊欲除其謬是以於六經論孟率已爲之繹  
解而自來以講之於諸生諸生猶多半信半  
疑則某又思有爲開其惑而心蓄是念者久  
矣近爲子姪輩說唐詩子姪輩色皆驚以爲  
妙通因詰其故則曰從前諸說唐詩者皆無

如是之說於是取唐詩解諸書讀之果率亦  
斷裂破碎篇皆不能成篇於是乃悟從前諸  
生於某經說半信半疑者亦由其幼習小詩  
爲如是陋說所錮不知篇有成篇之旨故也  
且思唐一代諸名賢之於詩率皆殊絕後代  
而如初盛諸名家其構製尤盡其工妙而爲  
後世諸妄解所掩蔽其辭旨亦甚可惜也且  
今少年子弟於其習詩先知其通篇之義亦



可以爲他日學通經義之階梯也於是謀以通解之書播傳之於四方諸門人子姪而某自少所授業之門人今已遍於海內若欲騰寫傳之則其備筆之工費頗亦洪夥不如上之梨棗然而今三都書肆相黨以罔市利請縣官究刻類其所資之書者而雖某塾藏其板猶疑其廣鬻則必將訴官毀其板矣如以龜山藏板之名則庶足以明其不廣鬻

於世此某之所以請於貴藩諸大夫之首要之假名者一時之權非以是謀利而爲唐賢弘宣其著作本旨者雖以詞藻小技而亦是千秋之一事業豈可以避小嫌而罷千秋之業哉况又可以爲後進小子學明經藝之階梯者乎願足下爲某亮察此深衷若其有所釋於斯所言之旨而賜以貴序幸甚今更以通解搗本數冊呈覽餘容嗣布不宣







